



MG  
K835.125.6  
19

書叢小科百國中

基 爾 高

著 頁 牧 蔣

局 書 國 中 新

1949



3 2169 6260 9

## 目次

- 一 他的童年……………(一)
- 二 他的『大學』……………(二〇)
- 三 爲了認識俄國人民……………(三〇)
- 四 開始了文藝工作……………(二六)
- 五 和沙皇統治的鬥爭……………(三六)
- 六 在特務的監視下……………(四三)
- 七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五五)

八	和帝國主義者對抗……………	(六六)
九	作家和革命家的結合……………	(七三)
十	不朽的光榮……………	(七八)

## 一 他的童年

當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俄國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一條陰暗的街道上，一所中下層屋子裏，皮西科夫家生了一個男孩，取名叫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這便是全世界聞名，永遠活在被壓迫者心頭的革命文豪——高爾基。

高爾基的祖父當過兵，父親瑪克辛·莎瓦梯維奇，是個細木工人，和他母親佛發拉·卡西林結婚以後生了這孩子，這時候，他們是住在卡西林那個洗衣店裏的。

瑪克辛後來領着妻兒到阿斯脫拉罕去給俄皇造個凱旋門，這更是他的黃金時代。高爾基五歲時害了虎列拉，好了以後，這病便傳給了他父親，瑪克辛就是這一次死了。一個陰雨天氣，高爾基看到一具棺材蓋上跳着兩個青蛙，那就是他做了孤兒以後，關於他父親所能留下的全部印像。

可是他也在這一回看到了他終身敬仰的外祖母。外祖母由阿斯脫拉罕領着他母子回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第一次航行在伏爾加河上，看到兩岸風物，他感到快樂。五歲的孩子對於這世界只有驚奇，不知道懷念父親。

高爾基又住到了母親家來了，這是一個典型的中下層家族，它反映了當時俄國的一般生活，其中充滿了複雜和矛盾，仁愛和野蠻，宗教和德

性，形形色色，無所不包。他的外祖父華西里·華西里維奇是個「長着紅鬍子綠眼睛」的小個子老頭，他的罵人和祈禱，談諧和教訓，都像是溶化在一種嘎聲的悲泣裏。高爾基第一次看到他，便覺得他是他的敵人，後來果然受到他不少的虐待。兩個舅舅——密凱爾和亞科夫，也是自私自利的傢伙，他們時常咆哮吵鬧，要外祖父把家產分給他們。他們是曾經把高爾基的父親推到冰洞裏去，想淹死他的兩個兇手，因此也不愛這外甥。連表兄——薩夏，也時常作弄高爾基，使他挨打。

只有外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很愛高爾基。她是一個優美的好心腸婦人，性格爽直，對世界自然一切衆生，都只有驚奇與愛。她有豐富的森林知識，又愛編造故事。她所說的鬼怪和妖魔，聖人與戰士的野史，有

些是她自己的回憶，都能把自己的同情滲透在故事中間，使高爾基聽了大爲神往。

高爾基的母親對自己這個五歲的孤兒似乎並不愛惜，她的態度冷冷的，常常避開這孩子，因此高爾基就更親近了外祖母。高爾基的母親後來嫁給了一個貴族的大學生，叫做馬克錫夫，是個賭徒，又愛軋妍頭，夫妻就常常不和。有一天高爾基在隔壁屋裏聽到後父又毒打他的母親了，他衝了過去；只見母親跪在地下，胸脯挺着，他後父用腳去踢她的胸脯。高爾基憤怒極了，抓起一把刀子向後父刺去，母親可把後父推開了，只撕破他的外衣，這時候高爾基才六歲。闖了這場大禍，高爾基又回到外祖母家去了。後來他母親也帶着她的肺病回了家，到高爾基十歲那一年，她到底因



肺病死了。

高爾基從小有着一種感覺：『孩子們生來就是爲了挨打的』，住到外祖父家以後，這感覺加強了，他外祖父是個用鞭打來代替教訓的人。一個星期六晚上，外祖父又要打高爾基和薩夏了，先叫高爾基站在旁邊看着。他覺得這是很大的屈辱，輪到他挨打的時候，他不像薩夏那樣服從，拉着外祖父的紅鬍子咬他的指頭。這位神聖不可侵犯的家長遇到了意外的反抗，咆哮如雷，他把高爾基毒打一頓，直到他失了知覺爲止。從這次以後，這個小孩的不屈辱不妥協的精神，使得他的外祖父再也束縛不了他。

在外祖父家裏，高爾基只歡喜從外祖母及奶媽葉甫琴妮亞嘴裏聽到許多故事，受到一些教益。六七歲起，外祖父把教堂裏一些怪字教給他認，

要他背誦聖詩和祈禱文，他實在有些生厭。

高爾基讀完了小學，在十歲的那一年便投身到了社會裏過着獨立的生活。第一個職業是在一家鞋店裏跑街，後來到繪圖師家裏和神像店裏做學徒，還在輪船上做過洗碗工人，拾過拉圾，捕過鳥。他進入社會以後就不知受了多少磨折。在波爾洪諾夫鞋店裏的時候，大司務時常威嚇他，同做學徒的薩夏把針插進鞋裏讓他刺傷手指。有一次他去熱菜湯，又把自己燙傷了，進了醫院。從醫院裏出來，他就去到了塞爾耶夫的繪圖室。這兩處他都沒有學到什麼手藝，不過砍柴、洗鉢子、擦地板、清理茶壺和廚房裏的銅器，到街上去買東西罷了。

繪圖師的母親是外祖母的妹妹，一個濫用威權的女人，她使高爾基整

天要忙到深夜，沒有休息。高爾基偷着離開了這裏，在街上流浪，在碼頭上和腳夫們徘徊，後來到了『善良號』的輪船上做洗碗工人。

『善良號』是艘送罪犯的駁船，高爾基並沒有比罪犯更自由，可是比起鞋店裏和繪圖室來，他倒歡喜這裏些。他認識了船上一個叫史默利的廚子，這是很愛讀書的書迷，他庇護高爾基，叫他讀書。可是其他的人嫉妬他，誣陷他做賊，管事的船主就把他開除了。

高爾基失業以後，又回到外祖母家去捕鳥。不久，外祖父再叫他到那繪圖室裏去工作。這時候高爾基已經從史默利那兒獲得了讀書的習慣，夜裏偷着讀書。繪圖師的母親認爲是惡習，出門要把臘燭計算好，如果少了，便打高爾基一頓。

他對讀書有着瘋狂的愛好，一切都不在意了，就在砍柴擦地板時也念念不忘讀書。有一回他心不在焉的把倒光了水的茶壺放到火上去燒，等到發覺，壺子已燒化了。繪圖師的母親拏柴條把他毒打一頓，柴條的碎片陷進了皮肉裏去，醫生診傷時給他取出了四十二塊小木塊，憤慨地說這是一件虐待小孩案，要報警察。

引起高爾基那讀書興味的第一本書，是安徒生的『童話集』，後來『善良號』上那位廚子又從箱子裏拿出許多書來給他讀，其中多半是離奇的故事和冒險小說。

此外，高爾基能夠借書的地方，有中學生和唱歌班的孩子們那裏，還有一個裁縫的妻子及一位美麗的貴婦人也肯借書給他。他專心專意讀着用

俄文譯成的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和佛洛拜爾他們那些動人的作品，書中簡單樸素的句子，能夠一個個字感動他，使他覺得書的世界的廣大，而且是奇蹟。

## 二 他的『大學』

高爾基離開故鄉來到伏爾加河上的喀山地方時，他已經是個十五歲的青年了。來到喀山的動機，是有些近乎年青人的荒唐的——他想考取官費的大學。再加上當時一位朋友的慫恿，於是他便離開了故鄉。

喀山是東俄一個文化中心，有博物院及其他教育機關，還有一間大學，而且是革命人物聚集之所，民粹派的人在這裏就很多。民粹派大半是些受過教育的知識青年，他們主張用恐怖的暗殺手段對付政治首腦，他們以為這樣就能達到革命的目的。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刺殺沙皇亞歷

山大第二，是他們的恐怖行動的最高峯。後來馬克思主義思想漸漸在俄國生長起來，批判了民粹派，指出革命不能依靠個人的恐怖行爲，必須靠羣衆運動。民粹派的影響才減弱下去。

高爾基到了喀山以後，想進大學的幻想無法實現，他住在一家綽號叫做『水晶宮』的下等公寓裏。這裏有窮學生、流浪漢、妓女、腳夫、小偷及乞丐……他晚上和一個窮大學生共舖，白天在碼頭上做苦力。

有一次他從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安德萊·戴倫科夫。這是一位革命家，屬於民粹派的人物。戴倫科夫在近郊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店，賣着糖果和臘燭，把賺來的錢供給革命事業使用。他的箱子裏藏着許多禁書，店後的幾間房子，是給革命的朋友特設的祕密集會之所。高爾基參加這地下

組織時，就會着了一些充軍到西比利亞才回來的人物，被驅逐的學生和職工。這些人在聚會時，常常喧囂吵鬧，各人從厚厚的書裏找來一些話，證明自己的理論。

高爾基初參加這集會時，非常高興，雖然他們的話他有些莫明其妙，但覺得他們對於人民的忠心，國家前途的憂慮，改善人民生活的決心，是和自己的意思相符合的，因而就敬重他們。但不到很久，他就發現了這些知識份子的毛病，而且有些反感了。

這些知識份子，在口頭上是把人民大眾大捧特捧的，可是在實際生活上，卻並不能這樣做。此如他們看到了水手、木匠、泥水匠、碼頭工人、農民及其他所謂『平民的兒子』，都覺得不合他們的理想。他們雖然要高



爾基參加他們的討論，但只叫他聽話，不准他提出批評。隔不幾時，高爾基就有些討厭他們，他回到了真正的人民羣衆中間去，依然和碼頭上那些骯髒的朋友混在一起。他歡喜勞動階級，因為他們愉快純樸，能夠真正地大公無我。

然而他在那些知識份子中間，也得到了<sup>1</sup>一些益處，他從前不過是貪得無厭地讀着許多小說和冒險的故事，參加戴倫科夫店裏那個祕密組織以後，便和科學家、思想家、革命的著作家時常混在一起，他才研究歷史和經濟的著作。他利用生活中的一切可能條件進行自學，如果他真能進了皇家喀山大學，一定還學不到這麼多。

自此以後，高爾基知道了亞丹·斯密〔註一〕的理論，車爾尼謝夫斯基

【註二】的作品和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當時俄國還是稀有的珍物，流傳着的只有第一章的手抄本。

秋天到了，高爾基得找個比較永久的職務才行了。他做過園丁，也做過看門的人，又在合唱班做了唱歌者，最後才到塞萌諾夫糕餅店裏做麵包師的助手，每月收入三盧布。這個糕餅店的窗戶是裝了鐵絲的，防止工人偷麵包給乞丐。高爾基每天要做十四小時，而且是最吃力的工作。因此他

【註一】亞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英人，是『經濟學之父』，著有國富論。

【註二】車爾尼謝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俄國革命思想家、作家及文藝批評家。

就覺得這座三層樓的麵包店，像完全壓在他肩上一樣。

這店裏不但工作繁重，而且像座監牢，店主是個冷酷無情的傢伙，很喜歡處罰工人。高爾基這時候喜歡讀書，又喜歡發議論；他保護自己的權利，還要保護同伴們的權利。這樣，那位老板就很討厭他，有一次整整地罰他搽了一個禮拜的生麵。

他在平台上揉着生麵，還要偷空看書，有一天寒萌諾夫上來了，看到他手上拿的是一本托爾斯泰的作品，搶了書想投進火裏去。高爾基抓緊他的臂膀吼：『你敢燒掉牠！』這吼聲使老板不能不把書還給他。又有一次當塞萌諾夫正在威嚇着大家的時候，高爾基拉住他的耳朵扯了一下。這位老板驚訝了，知道他是一個不可屈辱的傢伙，以後就不敢怠慢他。他在糕

餅店裏工作，很想提醒同伴們，組織一次罷工，然而沒有成功。

高爾基這時爲了生活不能去參加戴倫科夫他們的地下工作，可是他並沒有忘記革命，後來到底爲了與革命的朋友們的友情，他離開了糕餅店到戴倫科夫的一間新開的麵包店裏去了。原來戴倫科夫把商店裏賺來的錢都用在革命事業上，費用日大，不夠開支，有人建議再開一間麵包店來增加收入，他選中了高爾基也是同道中人，便把他請了去。

這新店子是隣近憲兵司令部的，憲兵們時常跑過籬笆來要麵包，又監視這裏的工人。高爾基的工作是每天把麵包分送到各機關和神學院的學生那裏去，他又認識了許多工人及下層社會中的人物。有時候他就參加那些學生的辯論會，例如討論托爾斯泰，或政治經濟方面的一些問題。他經常

把許多革命的禁書，從麵包底下交給那些大學生。就在這時候，他開始用韻文在學着寫文章了。

一個憲兵叫尼吉福里奇的，常常偵察高爾基讀些什麼書，又請他到警亭裏去討論關於大學生及人民對沙皇的不滿，並且暗示說：在全國的臣僕中有一根看不見的有力的線，『把沙皇陛下的國度永遠維繫下去的……』高爾基很懂得這根看不見的線就是一根偵探和特務的線。

在戴倫科夫的店裏，他也要整天忙到晚，深夜他還把一盞陰暗的油燈放在藍色的玻璃窗下讀書，在他桌子上有大詩人普式庚的集子，也有生物學家塞成諾夫的腦筋之反射的著作。他不顧憲兵暗示的那種危險，常常把自己的生活和革命緊緊地聯在一起。

但民粹派的思想影響使他不能立刻成爲一個堅強的革命者。他這時候接到了故鄉一封信，他的外祖母死了，再加上許多不如意的事情，不知怎樣，使他發生了自殺的念頭。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喀山的伏爾加新聞報登載着這樣一段新聞：「喀山卡河畔有一個來自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手藝人，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因圖自殺，用手槍射中左肺……」當時他被送進了醫院裏去，不久就好了。

高爾基出了醫院，仍回到戴倫科夫的店子裏。有一個放逐了十年的老革命家，叫做米伊爾·安東諾維奇·羅瑪斯的，看到他很高興，要他到伏爾加河畔的克拉斯維多村去。羅瑪斯在那個村裏開了個舖子，在農民中間

做革命宣傳工作，於是高爾基便到那舖子裏去了。

他在喀山住了四年。他雖沒有能進喀山大學，但是當他離開喀山時，他已比剛到喀山時，在思想、學識、社會經驗各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已認認真真地在『社會大學』裏學習了一程。

### 三 爲了認識俄國人民

高爾基後來離開克拉斯諾維多村那個舖子，沿着伏爾加河旅行到阿斯脫拉罕去。他做過船夫，又做過漁人。一直到裏海流浪了很久，才又回到喀山來。在喀山的戴倫科夫開的那店子，這時候已經倒閉了，一些朋友都不知到了哪兒去。他找到一條冷落的鐵路上的杜布林卡車站做了守夜人。不久他又被調到鮑里索格萊布斯克的貨站上看守貨包和油布。這裏的工作比守夜輕鬆些，不過所有的人都是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高爾基天天去讀他所喜歡讀的書，很少朋友。



在貨站上做事的，很多都是大學生和高等學校的學生，還有經濟學者及軍官們，中間居然有幾個是政治上的『不穩份子』，坐過牢，充過軍的。高爾基和他們談起這裏一些人的小市民作風，有些憤慨。然而他們只向他笑笑，認為是些閑談的資料罷了，這使高爾基吃驚了。在喀山時，他覺得革命的知識份子到底是和勞動大眾的生活分離開來的，便很痛心，看到這裏，又看到這裏的知識份子不過是些庸俗的紳士而已，更使他氣悶得脾氣都暴躁起來。

離開了這鐵路上的職務，他徒步到了頓河流域；一路都是做着短工來維持自己的盤費。他穿過了俄羅斯境內，九月末尾才空手回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口袋裏什麼都沒有，僅僅裝着一首自己寫的詩，叫做老橡

## 樹之歌。

高爾基回到故鄉，是因為服兵役的年齡到了的原故，但軍醫說他的肺上有些小洞洞，沒有要他。他外祖父的家已經完全破產了。他在一家燒酒坊裏做了送麥酒的工人。這時他的服裝很古怪，戴着戲班裏的強盜戴的寬邊大帽，穿着廚子的白布工作服，警官的藍色單褲。他和從前在喀山認識的兩位革命者住在一起。這兩位中間有一位叫做索摩夫，在喀山大學開學潮被驅逐了，逃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做亡命客人的。

特務人員老早在監視他們這屋子。上級機關發下了公文要他們搜集有關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手藝人，阿歷克賽·皮西科夫的情報。不久，從京城聖彼得堡又來了逮捕索摩夫的命令，可是遲了一步，索摩夫先

已走了。警察詢問高爾基時，他的態度傲慢囂強，於是就順手牽羊，把他逮進了牢裏。

憲兵頭子看到他的老橡樹之歌的稿子，審問他時說：『你想你是哪一門子的革命黨？你寫詩……：：：：：你不如把這牢什子去送給柯洛連科看看。……』柯洛連科是當時俄國的大小說家，卻是沙皇政府所討厭的人。這憲兵頭子又補上一句：『你應當讀點書，嗯，讀點什麼？可是不要幹那一套……』所謂『那一套』，指的便是革命運動。他坐了一個月牢放出來了，不過已經把他登記成爲『不穩份子』，經常有警察監視。

高爾基始終不放棄革命鬪爭。出牢以後，他真去找全國聞名的大作家烏拉地米爾，柯洛連科去了。這時候有着一個奇怪的傳說流行在俄國，說

柯洛連科是有人從外國派他來反對沙皇政府的。高爾基把老橡樹之歌的原稿放在柯洛連科跟前。柯洛連科翻着原稿，指出它的缺點是缺乏圓潤。幾天以後，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把原稿送回給他，在封面上寫着：『從你這一首歌中，難以看出何者是你的特長，可是我認爲你有才氣，寫一點你親身經歷的什麼來給我看看吧！我對詩不很內行……雖然，其中有些地方是很生動而有力的。』

在故鄉住了一個時期，他老感到學習的空虛。他又想到從前在喀山時，雖然參加了一些知識份子的集會，遇到許多出色人物，可是在這些人中間，最好的幾個，生活也還是和人民隔離着的。那時高爾基便已決心追求另一種東西，那便是真實的人民生活和情緒。他想：最好還是作長途旅

行吧，可以不斷的和人民結合在一起。現在他又想到了這些，便打算投到一個地形考察團去。有一位官長已經答應帶他到帕米爾去，但因為他是『不穩份子』，被擋駕了。可是他到底第二次又離開了故鄉，走遍了俄羅斯來度他的流浪生活。

高爾基在二十一歲、二十二歲的這兩年，沒有受到任何職務的束縛，長期過着流浪生活。一八九〇年春天起，他便沿着伏爾加河走到察里津。接着，橫過大草原的頓河流域到烏克蘭。他在羅斯托夫住了一下，又向多腦河走去，一直抵達羅馬尼亞邊境，又轉往了克里米亞去。一八九一年秋季，他又由貝薩拉比亞折回，到了高加索。這是一個幾千俄里的長途旅行，大半都是沿黑海岸跋涉的。

住在羅斯托夫的時候，他在骯髒的碼頭上搬運從土耳其來的一篋篋的煙葉，每天差不多要做十五個鐘頭。可是這一次他拿到了有生以來最多的工錢，平均一天有五十個戈比。不過高爾基雖然幾千里到處走着，但憲兵尼吉福里奇說的那根看不見的——偵探和特務的——線，却老是纏繞着他，沒有一天間歇。幾年後，警察給聖彼得堡的報告上寫：『皮西科夫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步行到貝薩拉比亞，目的是要進羅馬尼亞到法國去，可是沒有准他出境，就又折回到克里米亞和外高加索去了……』

這兩年中間，他所看到的東西確實不少，海、大船、馬羣、茫無邊際的草原和篝火，隱約插到了天上去的山峯，吉卜西人的帳篷，韃靼人的牧羊，走私者，拜訪聖地的宗教徒……應有盡有。他又經歷了許多危險和苦

難；幾乎淹死在克爾奇海峽，給風雪封閉在喬其亞公路上。饑餓常常拖住他的腳跟，走過非常富庶的地方，他口袋裏連一片麵包也沒有。在阿布哈吉亞的時候，他是靠蜜蜂採來的蜜過日子的。高爾基千辛萬苦到處流浪，他是在追求什麼呢？據他在唐地波夫卡第二次被捕時回答那憲兵隊長的審問，是說他『要認識真正的俄國』，認識俄國人民的真實生活。他看到了各種各樣的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生活。這就給他一生的文藝工作奠定了基礎。他的文學工作從此堅定不移地和廣大的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

#### 四 開始了文藝工作

當他漫遊到高加索的梯夫里斯城時，在鐵路的機器修理廠裏找了一個工作，不多幾時，他和那些有革命思想的工人及學生便有了接觸，他開始在工人中間做起革命的宣傳工作來，而且準備有「銅鈕子」來拜訪。「銅鈕子」就是他們當時給憲兵的綽號。高爾基這時候是和兩個伙伴住在一間比較寬敞的「公會」裏，這裏常常有許多人來集會，大半都是忠實祖白的同志，先後參加的有過兩百多人。他們閱讀小說，討論社會政治的問題。這時候高爾基已經注意地學習馬克思的理論，研究資本論。他們弄得非常



起勁，又有聲有色。後來這些參加者就稱呼他叫「公會」。

這以後，高爾基認識了一個「江湖戲班子」裏的人，叫亞歷山大·梅福地維奇·卡魯伊尼的。卡魯伊尼是個祕密組織民意黨（這是民粹派的正式的政黨組織）的黨員，爲了革命坐過六年牢。他有知人之明，他看出高爾基有文學天才，又有豐富的生活，便力勸他把親身經歷的和看見的寫了出來。可是高爾基提起筆來，一切豐富的印像就好像在記憶裏消褪了，剛讀過的書本上的字句跑了上來，結果他寫出的句子，不是摹仿了英國的拜倫，便是摹仿意大利的萊奧巴爾第的韻文，文字好像很美麗，其實內容很空洞。

有一天他又談起了在吉卜西的帳篷裏，聽到一個老吉卜西人叫瑪卡

爾·丘德拉的，講過拉達和洛伊科·左巴爾的傳說，卡魯伊尼鼓勵他把這  
個寫成一篇小說。後來發表在梯夫里斯一家重要的報紙上（高加索報），  
這便是瑪卡爾·丘德拉——高爾基的處女作。文章臨到決定發表的時候，  
他才臨時寫了高爾基【註】這個筆名。

在高爾基開始發表小說以後，他又更換了一個職業。他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律師的事務所裏做起書記來。一面他仍繼續着他的自學，在這裏，他第二次寫好了一篇小說，葉米良·畢拉伊，送到俄羅斯新聞報上發表了。

大作家柯洛連科，顯然被他的小說激動了，約他去見面。他往近郊一

【註】意思是『苦痛的瑪克辛』。俄文『高爾基』(Го́ркий)這個字，是『苦的』的意思。

個木房子裏去拜訪這位作家。剛一進門，柯洛連科就認出他是前幾年送橡樹之歌給他看的那一個人。他們談了關於文學上的許多問題，又談到俄國鄉村的窮困及生活不安的人民。柯洛連科稱贊他的小說說：『你有一種顯著的個人風格，不過並不是每個地方都恰到好處，還要潤色，但一切都是有趣的。』高爾基反問他說：『你以為我能夠寫寫？』柯洛連科帶着吃驚的表情大叫說：『……你不是早已在寫，而且發表了嗎？』

柯洛連科給了他一點簡單而又必要的意見，話說得很中肯，勸他不要迷惑於美麗響亮的句子，要謹慎用字，不要把人物寫成攏統的印象。高爾基發覺這位忠實的藝術家正是一個熱心的導師，他便有些激動了。

後來，柯洛連科介紹他到沙瑪拉日報去工作，自此以後，他才決定了

他永遠的事業。在沙瑪拉日報工作的時候，他除了用各種筆名發表一些政治論文而外，還寫好了他的小說三人、馬奔之刑、金釧的事件和一個秋夜這些文章。

高爾基的散文是無比鋒利的，他寫散文的筆名是用伊古迭爾·赫拉米達。這些散文經常評擊沙瑪拉當地的權貴及豪紳，常為人民仗義執言。他覺得白天太不夠長，一直要工作到深夜。冷靜的伏茲尼森斯基街上，行人如果望一眼他的窗戶，便看見在石蠟燈的淡黃色光下，有一個頭歪在散張的稿子上，這是他正在寫文章。天已亮了，在晨曦中的燈光之下，他的臉顯得異常蒼白，可是燈却一直都在點着的。

在這裏工作了一年以後，他已經成名了，後來接到了尼幾尼·諾甫哥

羅德之一頁（他的故鄉的一家報紙）的聘書，他又回到了故鄉來。在這一年中間還要補述的，是高爾基已經結了婚。他的太太叫做嘉德麗納，是個美麗的中學生，畢業後在沙瑪拉日報工作，他們由認識到結婚都是很快的。女的父母是紳士階級，嫌着高爾基太窮，不大滿意這段婚姻。這位夫人，後來就是他的獨生子麥仙的母親。

高爾基帶着他的太太來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之一頁來工作，這裏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的。一件是尼幾尼·諾甫哥羅德，這時候有着一個展覽會，是皇帝尼古拉二世親臨主持的。在一塊貧民窟的荒地裏，搭起了一座座漂亮的陳列館，館裏堆滿了棉織物、麻繩、神像、彩瓷、金線織成的錦緞這些東西。會場中響着『光榮，光榮！我們俄羅斯的沙皇』的歌聲。雙

頭金鷹<sup>〔註〕</sup>在會場上發出閃閃的光亮。

所有的報紙都登出了展覽會的報告，異口同聲的誇讚。高爾基也寫了文章，不過他寫到了展覽會裏的油、金子、皮革和肥皂的時候，他就寫了採油、淘金、硝皮革和製肥皂的貧民許多困難生活的情形，描繪出一幅幅真實的圖畫，給了讀者以深深的印象。

其次一件，是這報館裏舉行了一個決定報紙生命的會議。由於當局的壓迫，這張報紙面對着這樣的問題：還是在檢查制度容許的範圍之內儘量發揮自己的主張，還是熱熱烈烈痛罵一頓，爲着光榮而犧牲？臨到表決時，高爾基反對那種英雄主義的自殺政策，他和柯洛連科他們簽了一個合

〔註〕是帝俄的國徽。

同，以特約選述人及股東的地位，維持這日報繼續出版。

因為辛勤過度，到這時候尚不免於飢寒的高爾基，這以後就病倒了。他害的是肺病，而且嚴重，醫生囑咐他到南方去易地治療。一八九六年的秋季，高爾基便離開了故鄉到克里米亞去了。後來又轉到了烏克蘭，在曼紐洛夫卡一個小村莊裏休養，一直到他把健康恢復了，才又回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工作。

這之間，他把自己的小說集成了兩卷，交給一家出版社去出版。這家出版社是一個宣揚馬克思主義的報館裏的卸職主筆幹的。他願意承印這部作品，在當時說來是有些冒險的。可是這部書出來以後，幾乎只相隔一夜工夫，就賣完了。於是這位青年作家的聲譽，便日益高了起來。

## 五 和沙皇統治的鬥爭

接着聲譽而來的，是沙皇政府對他的注意。這位年青作家，本來就是政府的死對頭，他和政府，很早以前就發生了鬥爭，這以後卻把鬥爭公開化，一直延續了二十年之久。這一回是有一位名叫阿芳拉賽夫的革命工人在梯失里斯被捕了，因而牽涉到高爾基。

阿芳拉賽夫本是五六年前和高爾基同住在那個所謂「公會」裏的。當警察搜查他的房間時，發現了一張照片，上面寫着：「親愛的費加·阿芳拉賽夫存念，瑪克西密奇贈」。這原是高爾基的化名，可是政府的獵犬到



底偵察出瑪克西密奇是誰，行文到高爾基的故鄉，把他逮捕解到了梯夫里斯去。當時的情形是很糟的，據高爾基的夫人寫信給一位醫生說，警察逮走了他的丈夫，在家裏搜查罪證時，生活費僅存五十個戈比。

高爾基關在里特赫堡，這是一個專為政治犯而設的牢獄。牢獄的窗戶對着庫拉河那條泥濘樣的水流，獄卒在走廊上踱來踱去，掛在他身上的鎖匙時常錚錚地發響。他說高爾基大約在這裏還有十年牢坐。看情勢，這種長期監禁是很有可能，不過總算他幸運，憲兵始終無法發現他的罪證。費了一些周折，他又出來了，再回到了他的故鄉。

自此以後，他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屋子的周圍，時常有些奇奇怪怪的人在儘管徘徊。連馬車夫也是特務化裝的，到處布滿了荊棘，

高爾基的客人特別多，來訪者時常有各式各樣的人物：演員，職工長，藝術家，外國的遊歷者，高等學校的女生及商人，無所不有。他是每一個人都接見的，也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內中有一個排字工人，是充軍回來不久的，一位副縣長的太太，又帶來了大包非法的小冊子，接着又是一位快要受審了的女裁縫。他通過副縣長太太的私人關係，把排字工人安插到了縣立印刷所去，他會在那裏把工人團體組織起來的。

高爾基給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一些窮苦的兒童計劃了一個聖誕節的集會，買了大批禮物送給他們。大約有五百多個骯髒的小孩，編成了一個『高爾基支隊』，手裏高舉着紅旗。不過這是一個雜色的隊伍，咳嗽起來，像被苦工磨折了的老人一樣。他又想把圖書雜誌上的畫片都剪下

來，訂成冊子送給農村中的孩子去看，他知道他們是從來沒有看見什麼東西的。

高爾基注意兒童，可是他也沒有忘記成人——通常都是被人看做是流浪漢的成人。在一座全城聞名的圓柱廳裏，高爾基給那些失業而又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辦了一個『白天休息所』。那裏也有圖書和鋼琴，流浪人一來到廳上，都覺得自己好像又在那裏做人了。

可是引起警察注意的，倒不是聖誕集會，也不是畫冊和圓柱廳，而是索爾摩伏那個工人區。

索爾摩伏是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工廠所在地，高爾基時常到那裏去，他和那些工人在秘密集會，會上閱讀着列寧發表文章的報紙——社會

民主黨的火花報。這報紙是用薄薄的米造紙印的，碰到警察突然搜查時，就可以隨時吞下肚去。

一九〇一年，高爾基到聖彼得堡，他在首都看到警察衝散一支革命的學生隊伍。爲了這件事，他勇敢地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應負責暴行的政府。他把這次事件的印像寫成了海燕歌，高喊着：——『暴風雨！暴風雨不久就要到了！』

在聖彼得堡回來的路上，高爾基通過一個朋友的關係，弄到了一架油印機，準備來複印革命的文件。警察知道了，就用叛逆的罪名把他逮進了尼維尼·諾甫哥羅德監獄的四層樓塔上去。在牢裏，他的健康很糟糕，獄吏對他又特別虐待，他和外界所有的來往都禁止了。這一來可激起了全俄

羅斯的人的滿懷義憤，向政府提議。作家萊夫·托爾斯泰伯爵也出來說話了，政府不能不對公衆讓步，把高爾基釋放出來，又把他禁閉在自己的家裏。客堂裏和廚屋裏到處都有警察的崗位，內中一個還時常要到他的書房裏來討論什麼。

出獄以後，高爾基不管自己的病嚴不嚴重，馬上又恢復了工作，他常常要寫到深夜。警察報告上級說：『他總是在活動，深夜也不停止。』然而警察却沒有法子限制他。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憲兵向聖彼得堡報告說：『他在一般工人中間的影響是非常自然的。』於是政府決意把高爾基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趕出去，遠離革命的索爾摩伏。他們決定把他放逐到阿柴瑪斯那個死氣沉沉的小市鎮上去，那裏只有教士和養老的公務員。

他們用這種強制的手段對付高爾基，使列寧發出了憤怒的抗議。列寧說：

歐洲最前進作家之一，他惟一的武器是談話的自由，現在却不經審訊，給專制政府

趕走了……

高爾基在監牢裏的時候，病情就非常嚴重了，醫生又要他到南方去治療，他的朋友也都這樣主張，裏面就有托爾斯泰伯爵。托爾斯泰對政府施着壓力，這樣才允許他到克里米亞去住幾個月。而押解高爾基到克里米亞去的這件事，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發展成爲一次暴風雨般的運動。當押解的火車來到站上，月台上早已聚集了許多學生和工人。他們用革命的歌曲，送着他們所敬愛的作家。

祕密警察看到來勢不好，命令車子在預定時間以前趕快開行。在車廂

的踏板上，站着兩個憲兵守衛。火車在呼喊中駛離車站，羣衆就用暴雷樣的聲音喊着：「高爾基萬歲！」『打倒專制暴君！』

這以後，就是有名的科學院事件發生了。

一九〇二年，科學院選舉高爾基爲名譽院士。科學院這樣對一個坐過兩次牢的作家表示敬意，在聖彼得堡的上層份子中間，起了一個不小的亂子。事情報到沙皇那裏去，在一份剪下記載高爾基爲科學院院士的報紙上，尼古拉二世這樣寫：「此事荒唐之至！」給教育部大臣的一封信裏，沙皇又寫道：「……當茲擾攘之世，科學院所選舉者，竟有這類人物，余對全部選舉事件，極表憤慨，……」

接着就把高爾基當選的院士撤銷了。科學院的人胆小如鼠，不敢作

聲，只有兩個作家拒絕了這種威脅，一個是安東·契訶夫，還有一個是烏拉地米爾·柯洛連科，他們爲了表示抗議宣佈說，既然高爾基不能當名譽院士，他們也拒絕充當。



## 六 在特務的監視下

高爾基被放逐到阿柴瑪斯來，這地方是彼得堡的統治階級爲要使他無法宣傳革命而選定的。阿柴瑪斯的居民，除了退休的公務員和教士，其餘都是商人，做着兔子皮和醃豬肉的買賣。鎮上響着五個寺院和三十六個教堂的鐘聲。除了聽聽蛙叫，看看當局辦的正教公報，就沒有別的事。據一位理髮匠說：『比如霍亂吧——不知怎樣甚至連這個也沒有。』除了有小偷使民衆不能不小心一下門戶，全鎮上都是忠實於皇家的好臣僕。

然而警察丹尼洛夫很着急，他害怕瑪克辛。高爾基出現在這鎮上會要

引起許多麻煩。因為他早已接到了上級機關的密令說：「不久的將來，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就要到阿柴瑪斯來居住。他是一個應該監視的人物，到達阿柴瑪斯時，你要立予監視，並須小心，務勿打草驚蛇。」於是他就只有等着這位使人頭痛的皮西科夫到這裏來。

但是皮西科夫並沒有馬上就來麻煩這位警察長，他先到了克里米亞去，一路上還在麻煩別的警察長。

當高爾基離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遷移到克里米亞去的時候，當局是特別小心的，沿途都不准停留。尤其是莫斯科，因為羣衆已準備好等高爾基到時要來一次公開的示威行動，政府是決定要鎮壓的。當時在莫斯科的最高長官，是塞爾基大公爵，他是沙皇的叔叔，也是有名的橫暴者。莫斯

科的藝術學院，呈了呈文到警察公署，想請求准許高爾基在莫斯科勾留三天，以便修改他的喜劇第四幕。這個請求，當然沒有得到准許，而且警察公署巧妙地阻止了羣衆的示威行動。

原來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先知道了押解高爾基的車子要路過這裏，準備發動一次對政府的示威行動。警察得知了這個風聲，當高爾基乘的車子離開莫斯科還有兩哩時，先把他那個車廂留下來，掛在一列貨車後面，開到離開莫斯科一個站時，就換車直接向南開行。高爾基的夫人，也只准在莫斯科停留幾小時，給他丈夫料理一些小事。後來據警察的報告說，有五百多大學生，聚集在莫斯科車站，向旅客中到處找尋高爾基，可是沒有找着，這就是警察所用的偷天換日的手段。

一路上經過幾次羣衆示威運動的歡送，高爾基到了充滿着陽光的克里米亞，不過他在那裏住得不久，便真的去到了阿柴瑪斯使警察長頭痛起來了。在克里米亞的時候，他和托爾斯泰、契訶夫及其他作家來往，住到阿柴瑪斯以後，除了夜鶯和特務，就很少有作家的朋友來往，乘着這機會，他就很寫了一些文章。

高爾基在阿柴瑪斯是住在一所木頭房子裏，有着花園，園中有古老的菩提樹。暮春時節，他每天下午都出去散步，看到一棵棵的叢樹和綠色的郊野，是非常愉快的，花園裏也常常聽得到夜鶯叫。

然而警察的特務也和夜鶯一樣，經常繞在高爾基周圍。他寫給契訶夫的一封信上說：「這兒很安靜，空氣也可人意。到處是花園，夜鶯在園裏

歌唱，特務却在灌木間隱藏着，我想夜鶯是每一個園子裏都有的，警察的特務只有我的花園裏有罷。他們在夜晚的黑暗裏，坐到我的窗戶底下，希望偷看我怎樣把反叛傳播到俄羅斯。發現不到什麼，他們就要囁咕地表示不滿，恐嚇我的隣居了。」

高爾基在這裏，隨便做件什麼事情，都會引起警察的懷疑。即使是給個銀幣給化子吧，警察也要從化子手上把銀幣搶來咬一口，看這位皮西科夫是不是在製造偽幣。有一次他和坐在窗戶底下的一個特務打招呼，談了下面這樣一段有趣的話。高爾基問：「你是一個特務，是不是？」「不是的。」「你在說謊。你是一個特務嗎？」「我不是的，上帝知道。」「你幹這職業已經好久了吧？」「不，才不久……」就是警察長丹尼洛夫

那樣的當地重要人物，也常常要走他屋子邊上經過，向窗戶裏看一眼，他自信高爾基要是策動一次革命的話，他立刻會發覺出來，而且把革命撲滅的。

然而警察長丹尼洛夫和彼得堡的當局都弄錯了，高爾基在這樣一個充滿着教士的小鎮上，還是進行了他的革命事業，也沒有被特務發覺出來。

隣近阿柴瑪斯的逢尼泰耶夫寺院，是個革命的暖床。寺院的近處，開設許多酒店。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革命家，決定和高爾基接收一家酒店。事情成功了，由一個做過木匠的積極革命份子——阿萊拜傑夫，主持這店子。他把麥酒賣給和尚和香客，又在店子後面佈置了一個密室，安下一架油印機，印出許多革命的文件和宣言，在各地散佈開去。

警察長對於這個酒店，從未注意，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有幾個小偷來光顧之後，失竊的風聲傳到了警察耳朵裏去，便來調查。可是這時候的油印機早已移開了，酒店老板也溜了，一絲痕跡都沒有。而這個祕密就始終沒有偵察得出。

在當時，沙皇政府不但對高爾基的行動用警察來加以監視，連高爾基的作品可能發生的效果，也想用警察去把它壓低。

高爾基寫的文章，除了小說、論文、散文而外，在過去他不大寫劇本的。自從看了契訶夫的文舅舅上演以後，他才開始寫小市民那個劇本。對於戲劇的形式，他是沒有小說那樣熟悉的，於是所化的工夫就更多了。小市民寫成的時候是個五幕劇，經過一年，改成了三幕，再經過一年，又改

成了獨幕雜劇。有一次他把所寫的雜劇都拋進火爐裏去。小市民雖沒有被燒掉，可是他寫信給契訶夫說：「我不喜歡它，在冬季要另寫一個……要

是那個寫得不恰當，我打算寫一打……」

小市民中間的人物，大都是作者童年接觸過的，其中有流浪漢，和他在喀山那個「水晶宮」裏的同居者，然而他寫的並不滿意。後來他又寫了另一個劇本，題名叫做在生活的下層。【註】這劇本完成時，在藝術劇場預誦了一次，朗誦的人是他自己。讀到中間，他停頓了好幾次，擦了眼淚，想再讀下去，可是他到底無法繼續，自己失聲大哭了。

政府很勉強的准許高爾基的劇本上演，審查官在他的草稿上無情地劃

【註】中譯夜店。



着紅圈，並且刪掉了小市民中間的「商人羅曼諾夫的妻子」這一句，審查官懷疑那是影射皇室的，堅持羅曼諾夫必須用伊凡諾夫去代替【註】。

小市民彩排的那一天，劇場裏佈滿了一隊警察，還有武裝的憲兵。人們也許會想到並不是舞台上的彩排，而是一個大決鬥的場所。上演時，當局下令用警察代替招待員，他們知道學生會衝進劇團裏來搞一次示威運動，向高爾基致敬的。

「當一個人躺在一邊厭倦的時候，他會向別的一邊翻身，可是當他在他住的整個環境裏面覺得厭倦時，那他只有怒吼了。於是掙扎一下，翻過來。……」這是高爾基劇本中寫青年鐵路工人尼爾所說的話。

【註】羅曼諾夫是俄國皇帝的姓。

高爾基第二個劇本下層演出時，便獲得更大的歡迎了。演下層的第一晚上，發展成爲對高爾基致敬的示威運動，觀衆對作者歡呼時，高爾基有些手足失措了，他走上台去，在困感中忘記把嘴上的香煙取下。……

## 七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高爾基的海燕歌，預言了俄國革命的暴風雨快要到來，曾幾何時，這一預言終於實現了。一九〇五年在俄國爆發了革命。從一月九日的「紅色星期日」震撼了彼得堡的神經中樞起，接着而來的是一連串的起義暴動。這年年底，又開始了工人的武裝鬥爭，一直逼到尼古拉二世讓位為止。

『紅色星期日』，是個陰慘的天氣，在沙皇的冬宮，警察公署的庭院，冰天雪地的火車站，莫斯科的後街以及軍艦的藍色的甲板上，到處洒滿了俄國人民鮮紅的血液。

事變的起源是一個牧師想造成歷史上的奇跡。這牧師叫加邦，本是警察公署的奸細，他領了一隊工人到冬宮去請願，目的是利用工人來反抗革命的趨勢。但結果弄巧成拙，這件事反而成了革命的導火線。工人們在向冬宮走去的時候，手上拿着一個呈文，那上面寫：『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我們的妻室兒女和老弱父母，特到你，皇帝陛下來找尋真理的保護。……我們不能忍受了，啊，陛下！我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寧死不願受這種艱難的痛苦……』

二十萬男女出發去覲見沙皇——這是一羣絕望而被欺騙的人。他們希望在冬宮找到一個人來保護他們不受壓迫。政府知道這些人正在出發遊行，沙皇命令軍隊準備作戰。沙皇的親族，烏拉地米爾大公，是這場屠殺

的指揮者，他在宮廷裏宣佈說：『只有人民的血能拯救王朝。』

高爾基和幾十萬工人走在街上，向冬宮前進，他聽到了開槍的號聲，也聽到了人民向兇手們的責備：『你們想，你們在屠殺人民，是不是？』『人民不能殺死的！我們還得告訴你們！』『你們殺死的是沙皇，你們懂得嗎？』

恐怖『像火紅的熱鐵一樣燒灼着，』接着，反動統治者屠殺人民的子彈呼嘯了。在冬宮的廣場上，彼得堡大街的雪上，人民的血飛濺向反動者進軍的旗幟。加邦逃得無踪無影，同日下午許多人都在尋找武器，什麼也沒找着，找到的就是磚石，於是向沙皇請願的人民，變成反對沙皇的戰士了。

高爾基親眼看到流血慘劇，無限激動地回到家裏，他立刻寫了一個致

全國公民及歐洲各國輿論界的控訴書，痛斥彼得堡大街發生的事件，是一種預謀的兇殺，大膽地指出兇殺的主犯就是沙皇。高爾基呼籲大家起來鬥爭，推翻專制政府。

控訴書的原稿落到了警察手裏，他們認得這是革命作家高爾基的手蹟，在第二天高爾基又被捕了，關在彼得羅堡裏。——這是一個負了國事犯罪名才被禁閉的監獄。警察公署有意要除去此叛徒，對政府的報告上羅列了他不少罪名。說高爾基參加的那個代表團，便是臨時政府，在『紅色星期日』，業已執行職務。又控訴他曾在彼得堡各會議中作煽動演說，偕同四百五十六人簽字於一宣言上。

可是高爾基一點也不顧及這些罪名，坐牢以後，他又開始寫太陽的

孩子那個劇本了，這是隱射一月九日那次兇殺的事件的。

遠在高爾基第一次被捕時，全俄羅斯抗議的聲浪便向彼得堡滾來，這一回更引起了人民對於沙皇的痛恨，然而政府一概置之不理。這樣就引起了整個歐洲一切有良心有正義的人都出來給高爾基辯護了。許多國家的大城市裏，爲營救高爾基在開會了。法國作家安拉托里·法朗士，在巴黎的大會上宣稱：「高爾基不是單屬於俄羅斯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法國的名人由巴黎聯名致電高爾基，簽署者有居禮、普恩嘉萊、法朗士、白里安等。由克拉蒙梭組織一個團體，發出數千人簽字的抗議書，反對俄國囚禁高爾基。

接着是荷蘭、德國、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各國的名人堅決要求釋

放高爾基。德國的歌德學會給俄國的內務大臣一份請求書，就有一百六十九位著名的作家簽名。其餘各國的科學家、物理學家、畫家、戲劇工作者、政治家以及意大利國會的許多議員，也都設法由其本國政府和俄國交涉，要求釋放高爾基。

當時的俄國，正經過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打了敗仗，聲威一落千丈，對於各國的輿論不能不有所顧忌，只能讓步。只好又一次釋放了高爾基，以平衆怒。

高爾基也幸虧有各國的輿情把他營救出來了，如果再押在那個石頭也好像要吃人的監獄裏，他是沒有命的。自從把他禁閉到一個月以後，他便吐起血來。



高爾基出獄以後，政府只准許他移住在里加。可是高爾基不辭而行，自動經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亞去了。彼得堡、里加、莫斯科的警察又忙亂了一個時期，才把高爾基是怎樣離開里加的弄個明白。接着，彼得堡的警察通知克里米亞的憲兵隊，只能說內務部大臣准許皮西科夫暫住克里米亞，不過要他們嚴厲監視。

雖在『嚴厲監視』中，高爾基仍有辦法和革命團體取得聯繫。這時列寧還特別委託了一個人來拜訪高爾基，把他的著作拿到外國去出版，將收入用來資助布爾什維克「誌」活動的費用。夏季，高爾基移居到芬蘭。芬蘭

【註】布爾什維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列寧所領導的革命派，就是現在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俄文『布爾什維克』是多數的意思。

這時候是歸併在俄國的，可以享受政治自由的權利比彼得堡稍寬些。

十月，沙皇宣佈了立憲的諭旨，高爾基回到彼得堡來組織新生活日報。這報紙得到了許多重要的革命家支持，在那上面寫稿的就有列寧，盧卡雅斯基，恩維洛夫，巴薩羅夫，洛恣柯夫及外國朋友考茨基等等。從第六期起，實際的主持人就是列寧。

高爾基又參加了莫斯科的十二月起義，他在那裏籌集經費，購買軍火。他所住的屋子，面對着一個騎術學校，好像一個常備軍營，來福槍、手槍和手榴彈都藏在他屋子裏。扮作侍衛的一位高加索的學生，在房間裏設置了一個打靶場。一些『安份守己』的良民，看到他住的屋子裏時常發出槍聲，有些害怕。

高爾基看着工人在架設障礙物：看見常備軍部隊在射擊街上行人，還用大砲射擊紅普雷西亞的工人住宅區。

莫斯科的起義被撲滅了，但革命却並沒有被鎮壓得住。高爾基致工人的信，用打字機複印着傳佈到了全俄羅斯。那信裏說：『無產階級雖然遭受了損失，但並沒有被敵人打敗，革命已被新的希望鞏固起來，革命的力量已經充份地成長起來。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向着決定的勝利前進，因為他是一個真正強大的，有良心的，忠實於俄羅斯的惟一階級。我所說的是真話，這個真理將被最誠實、無偏見的歷史學家來證實。』

在彼得堡的朋友們預告給高爾基說：逮捕他的拘票又已經下來了。這樣，高爾基就只能亡命到外國去。當他離開了芬蘭邊境的消息傳到俄國當

局的耳裏，他們認爲是很好的消息，如釋重負。統治者把這位『好管閒事』的高爾基認爲是心腹大患，可是又因顧念國際輿論，不能把他逮捕。現在他到了外國去，在統治階級看來，簡直是俄國的『福音』。然而那樣一條看不見的線，仍然追蹤高爾基到了外國，在國際間造了許多謠言，企圖中傷高爾基。

高爾基先到德國，後來才到美國，他在美國的阿的倫達克斯花園的一間小木屋子裏動手寫他的小說——母親。高爾基從索爾莫伏工人們中間，挑選出了他小說的主人公們。巴威爾·佛拉索夫和他的母親倪洛芙娜，都是從實生活中抽取出來的，例如彼得·扎莫夫是一個因參加索爾莫伏工人的五月遊行而被判入獄的革命工人，而他的母親也是一個革命的活動份

子。彼得的母親曾喬裝成一個尼姑，把宣傳革命的印刷品，散發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區域。

這位光輝的婦人不是一個例外的人，高爾基知道革命家庭卡道姆來夫家的母親，她曾在烏發城幫助他的兒子逃獄，私運炸彈給他炸破獄牆而受過審。高爾基能舉出其他幾個母親的姓名，她們都和自己的兒子在一起受審。

沙皇發覺了這本小說有着巨大的革命意義，就把發表母親第一部的那個雜誌沒收了，而第二部則被審查官刪改到難於認出它的本來面目。有幾章是整個刪改了。

## 八 和帝國主義者對抗

歷史的輪子是永遠向着新的、必然發展的方向前進的，只有走向末日的帝國主義和屠殺人民的屠夫，才愚笨地一次又一次的在覆轍的陷阱上掉了下去。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後，俄國政府爲了加強鎮壓革命，向各國求援，希望獲得大量的金錢接濟，來購買屠殺人民的武器，法國的銀行家便『慷慨』地於一九〇六年實行了『經濟援俄』。高爾基在美國知道了這回事，立刻發表許多文章勸告各國拒絕帝俄政府的請求，尤其是對於和俄國保有政治及財政同盟的法國。可是法國的反動銀行家置之不理，仍舊把錢

借給了沙皇。高爾基大怒，他向法國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並且刊行一篇小說叫漂亮的法蘭西。這裏面敘述着法國大革命過去的情形，在文化上的領導地位，及這一回支持俄國政府屠殺人民的可恥惡行，最後更指出法國給予俄國以金錢上的援助，是有意要使俄國人民流更多的血。

法國的歷史家奧拉得，對於高爾基這種憤怒的斥責表同情，他說：「假使一七八九年的六月，英國或奧地利借款給路易十六，我們法國人應有怎樣的表示？」【註】

後來高爾基向法國的新聞記者發表一封公開的信，中間有一段說：

【註】一七八九年六月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路易十六是當時為革命人民所反抗的法

國國王。

「俄國革命的發展將是慢慢的，而且會經過長時期，但是最後的勝利必屬於人民。……到了政權在人民手裏的時候，他們一定是記得法國的銀行家曾經怎樣幫助了羅曼諾夫皇族摧殘正義、真理與自由，怎樣撐持這種反動的統治。這個統治階級的野蠻和反文化的性質，凡是歐洲的誠實的眼睛沒有看不見的，凡是歐洲的誠實的心沒有不感覺的。我敢斷言，俄國人民已把他們的血來還償過的這項債款，他們將來是決不再還償法國的。……」

高爾基雖然沒有把法國反動派的借款阻止得住，可是這筆血腥的金錢到底落了空，並不能幫助反動的沙皇統治把革命完全壓倒下去。

高爾基又從美國到了意大利的喀普里島上，他在這裏埋頭寫作。他和列寧相親近的一段時間，也就是這時候。一九〇七年，倫敦舉行俄國社會民



【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始時，高爾基是被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邀了去的。

在倫敦這次大會中，高爾基總是靠着一根柱子，一連幾個鐘頭注視着大會的代表們，聽取孟塞維克【註一】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熱烈的辯論。

……最後，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註二】輕快地走上了講台，用他的喉音講出了『同志們』一字。起初我以爲他講的不好，但差不多過了一分鐘以後，我就像其他的人一樣被他的演詞迷住了。對於這樣錯綜的政治問題能說得如此簡單，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哩。這裏是這樣的一位演說者，他並不算創造美麗的字句，他只想盡量說得明白，毫不費事的顯露了他所說的正確意義。

【註一】孟塞維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派別，反對列寧的布爾塞維克派。俄文『孟塞維克』是少數的意思。

【註二】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是列寧的本名。

這就是高爾基回憶他最初看到列寧演說時的印像。從那時起，高爾基和列寧之間開始了親密的友誼。

不久後，列寧又到意大利的喀普里島上拜訪高爾基。列寧在這裏，除了他緊張工作之外，休息的時候，就下棋，釣魚，研究古跡，欣賞那滿地長着金雀花的金色的變遷。……晚上，高爾基述說他在俄羅斯的流浪，列寧熱切地聽着他的迷人的故事。

喀普里島上的漁人，非常喜歡高爾基的客人來了。當列寧走開以後他們問高爾基：「沙皇是不是會逮捕他的，你說他會嗎？」

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信裏，常常表現出一種深厚的友好關係，表示出對他的工作和健康的真切關心。列寧稱高爾基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前進的代

表。列寧寫道：

高爾基是一位卓越天才的文學家，他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方面已經做過許多的工作，而且要繼續做下去，是毫無疑問的。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宣佈大赦的時候，列寧就勸高爾基回國。高爾基回到俄國，就在彼得堡住下來了。

一年之後，世界大戰爆發了。高爾基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

有一次，高爾基在一個革命學生團體的大會上講述關於世界戰爭的問題，他訴說着前線上的兩個士兵，一個俄國人和一個德國人，彼此怎樣同時想到，留下一個臨死相抱不動的狀態……這兩個士兵的描述，具體地說明了人民不應該爲帝國主義戰爭作無意義的犧牲。

高爾基在講述前線士兵的時候，他的臉上籠起了憂鬱。但當他斥罵戰爭販子的時候，他的憂愁又變為憤怒了。他在又一次公開的演說裏說：「我們正親眼看着奇形怪狀的鄙夫在作瘋狂的宴樂，他們企圖用自己的豬嘴把整個世界連根掘起來。」

大戰到了第三年的冬季，好像沒有完結似的。革命的情緒已經在俄國廣大人民中沸騰着了，這時高爾基指出：

『我們正在接近結局了。』

在高爾基談這句話後一星期，俄國革命發動了，沙皇政府被推翻了。這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國革命。

## 九 作家和革命家的結合

一九三二年蘇聯慶祝高爾基文學活動的四十週年時，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在祝詞裏寫道：

瑪克辛·高爾基的姓名，是蘇聯和國外的人民所親愛的，並視之爲偉大作家和革命家的姓名，視之爲反沙皇戰士的姓名。

在這裏，我們就知道高爾基不特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蘇維埃社會的活動者，一位博學的蘇聯文學生活的領袖，一位文化戰士，一位與世界上以其創造天才爲人類解放事業服務的完人們並肩站着的革命家。

高爾基是出身於真正人民的隊伍中的作家，他的一生常常是和革命緊地聯在一起的，他用他的筆，他的語言，他的時間，他的金錢和個人的自由（幾次被捕與無處不受監視），一心一意來贊助革命。據他自己說，他把所有的收入用不到三分之一，其餘都用在一些革命事業上，補助各個革命團體，購買槍械子彈，營救一些快被槍決了的同志以及給他們宿食。

一九〇二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機關報——火花報——組織的時候，高爾基每年至少捐助五千盧布，在能力充足的時候，還不止此。

高爾基是很親近列寧的，列寧之敬重他的天才，並幫助他為革命事業而利用他的天才。列寧愛護高爾基是無所不至的，有一回有人向列寧建議，請高爾基主持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普羅的文藝欄，列寧的回信給這

人說：

你的計劃……很好！使我愉快極了！普羅報上特闢文藝一欄，並交給阿歷克賽（高爾基的本名），這正是我所夢想的事情。但是我怕，我很怕直接地建議這件事，因為我不知道高爾基在目前所做的工作的性質。倘若他現在所做的正是偉大而嚴重的工作，那末我們另外把別事來干涉煩擾他，便是愚蠢，是罪惡。倘若你想，我們把這個工作請高爾基做，不致因此害了他（在黨的方面誠然是要大得其益的），那末請你進行接洽吧。

另一方面，高爾基對於列寧，也是無限地關切着他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的。高爾基所感到困擾的問題，常常向列寧提出，每次總能得到使他滿意的答覆。

這兩位朋友的彼此關切是如此，然而所謂『君子愛人以德』，在列寧

是充分保持着這種美德的。列寧對於高爾基文藝天才誠然敬重，對於他的政治見解，却常常直接地給以批評。這裏就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的領袖是絲毫不肯馬虎的。高爾基得到列寧的這些批評，也常常說：

你會罵得人滿意而去的。

列寧從沒有中止過對高爾基的深切的關心。一九二一年，當高爾基的健康惡化的時候，列寧要求他出國療養，因此高爾基又重往意大利去，這一次住在索稜托。他在那裏密切注意着在蘇維埃國家內進行着的每一件事，增強自己對祖國的聯繫。

高爾基正是依靠着和列寧的密切友情，才能使他的豐富的天才沿着正確的革命路綫而發展。他和斯大林的密切友情，又確定了他晚年的工作和



勞動。

高爾基再回到蘇聯以後，他成爲蘇聯文學生活的領導者。他創辦了、又編輯了幾種雜誌，發起編工廠史和內戰史，並指導了蘇聯作家協會的活

## 十 不朽的光榮

高爾基的廣大活動範圍，需要化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從未停止過他的文學工作。在他晚年寫完了克里姆·薩姆金的巨著，又寫了許多論文和幾個劇本，其中耶高爾·布列喬夫一劇，是被認為高爾基全部作品中最有名的一部。

高爾基是一個不可抑制的樂觀主義者，他永遠抱着充分信心地工作，向前奮鬥，從不沮喪失望，其根源有些是繼承自他的父親那個傢俱木匠，有些是繼承自他的祖父那個裱糊匠；在他幼年時候教養他的外祖母阿庫林

娜·伊凡諾夫娜也給了他很好的影響。在他會讀書時，他就從書籍中去攝取積極的精神。然而最主要的還是他認識人民——認識人民的真實的生活，認識了人民的力量；他之所以永遠能保持樂觀和信心，基本上就因為他信任人民的力量。

高爾基的文學才能也是從向人民學習中不斷地提高的。特別在語言上，他最重視學習人民的語言。他以爲人民是文學語言的偉大創造者，一個作家要能運用豐富生動的語言，必須向人民學習。他自己正是這樣做了的。

高爾基還在很早的時候，對於文學就具有正確的見解。在喀山當麵包師時，他的年紀還很輕，有一次偶然去聽一個演講，講者帶着沉重和音樂

似的聲調宣稱：『文學的惟一目的就是安慰靈魂。』

但是這位麵包師不贊成他這意見。他在日記本上記下這句話，並加批評道：『這是一句該死的謊話。』他知道文學應該和廣大勞動人民一起去從事鬥爭。統治階級口頭上說，用文學『安慰人的靈魂』，其實却是拿文學來欺騙人民。

在一九三六年，他已經七十歲了，他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我至少要寫四部作品，我絕對要寫，兩年寫一部，一共八年。』

但是就在這年六月，他突然病倒了。他的病一開始就是非常嚴重的，他沒有注意到他的運動的呼吸和不平穩的脈搏，所以他還在計劃着他的工作。他的呼吸已經非常困難，但他還在討論蘇聯的新憲法，要求把那份登

載憲法的條文的報紙給他看。他很感情地道及斯大林，常常回憶列寧，回憶他和列寧的初遇。……

雖然到了神智昏迷的時候，他也沒有說過一句關於自己的話。六月十八日晚上，高爾基失去了知覺。死亡使得他終於不能不停止他的爲全世界人民大衆服務的工作。

直到他死後，才發現他是被蘇聯人民的公敵，德國法西斯的間諜機關所僱用的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蓄意謀殺的。這幫匪徒陰謀着破壞蘇聯，他們感到高爾基在世界輿論上所起的影响太大了，足以妨害他們那些無恥計劃的進行，因此他們用詭計破壞高爾基的健康，使得他的病發展到不治的程度。

莫洛托夫在舉行追悼會上的演說，道出了千百萬人哀悼高爾基的感情：

今天，和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高爾基訣別，我們，我的朋友，和無數的他的作品的讀者與崇拜者，都感到他永遠是我們生命中的光榮的一頁。

在列寧逝世後，高爾基的逝世，是蘇聯最大的損失，也是人類最大的損失。

★書叢小科百國中★

- |      |      |           |      |
|------|------|-----------|------|
| 馬克思  | 艾明之著 | 中共六烈士小傳   | 李明等著 |
| 恩格斯  | 林立著  | 洪秀全       | 秦牧著  |
| 列·寧  | 艾明之著 | 多列士       | 林立著  |
| 高爾基  | 蔣牧良著 | 柴可夫斯基     | 曾理中著 |
| 孫中山  | 周哲著  | 第二次世界大戰小史 | 徐弦著  |
| 陶行知  | 麥青著  | 蘇聯的經濟建設   | 顧史堅著 |
| 聞一多  | 勉之著  | 值得紀念的日子   | 趙金鐸著 |
| 胡志明  | 梁桓著  | 西北        | 蔡君啓著 |
| 蔡特金  | 胡耐秋著 | 戰後的世界     | 陳原著  |
| 居里夫人 | 秦似著  | 聯合國       | 梁純夫著 |

新中國書局刊行

★新中國百科小叢書★

美國

劉厚樞著 世界工人運動

湯達著

法國

舒翰著 勞動問題

徐弦著

戰前與戰後的日本

思慕著 怎樣搞通思想

胡繩著

菲律賓

梁上苑著 怎樣做調查研究工作 白韜著

群島之國——印尼

巴人著 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薛暮橋著

暹羅

曹錦之著 無產階級的政黨

陳昌浩著

東南歐巡禮

湯達著 田野的雜草

周建人著

封建剝削

周守正著 怎樣學文學

陸地著

二十世紀的經濟危機 關夢覺著 新教育淺說

辛德培著

新中國書局刊行



新中國百科學叢書

# 高爾基

基定本價二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蔣 牧 夏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總經理 生活·讀書·新知  
承印者 誠泰印務局

香港利源東街23號2樓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香港德忌利士街二十三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再版

BC

35.125.6

HK\$1.00